

梵高传(下)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学苑音像出版社

丛 书 名:人物传记

书 名: 梵高传(下)

作 者: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出 版 社: 学苑音像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05年1月

ISBN: 7-88050-474-5/ I247

定价: 10.00元

第四卷 纽恩南

（一）牧师住宅里的画室

纽恩南的牧师住宅是一幢粉刷成白色的两层石砌建筑，后面有一座非常大的花园。园中有榆树、树篱、花圃、一个水池和三株修剪过树梢的论树。虽然纽恩南的人口达二千六百人，但其中只有一百人是新教徒。提奥多鲁斯的教堂很小，纽恩南比起繁荣的集市小镇埃顿来差了一等。

纽恩南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房舍聚集点，它座落在从该地区的中心城市埃因霍温伸展过来的大道两边。这里的居民多数是织工和农民，他们的茅屋星星点点散布在荒地上。他们是崇尚古风、敬畏上帝而又十分勤劳的人民。

牧师住宅的大门上头嵌着黑色铁字：A764。大门正临大道，进门就是一间宽敞的门厅，门厅把房子分成了两半，左边是饭厅和厨房，那儿有一道做工粗糙的楼梯通往楼上的几间卧室。温森特和他弟弟科尔住在起居室上面的那间卧室。每天清晨，他一睁眼就能望见太阳升到他父亲那所教堂的精巧的尖顶之上，轻轻地给池水涂上一层淡而柔美的色彩。日落时分，色调比拂晓时更深一些，他坐在窗旁的椅子上观看那种犹如一块沉重的油质毡毯似的颜色逐渐铺盖在池水上面，随后又慢慢地溶进一片昏暗之中。

温森特爱他的双亲，双亲也爱他。三人全都极力想协调彼此间的关系以求和睦相处。温森特吃得多，睡得足，有时在野外散散步。他不说话，不绘画，也不看书。家里人尽量亲切地对待他，他也以同样的态度回报他们，这是一种有意维持的关系，他们在开口前总要先告诫自己：“我应当小心点！千万别把这和谐的关系搞坏！”

在温森特养病期间，他们一直处得很融洽。诚然，与这些和自己的思想格格不入的人同住一室他的心情不可能舒畅。当他父亲声称“我准备读读歌德的《浮士德》，这是坦凯特牧师译的，所以还不至于太猥亵吧”之时，温森特心里不免又厌烦起来。

他本来只打算在家里休息两星期，但他爱布拉邦特，很想继续呆下去。他希望静下心来单纯从事写生，尝试着只把他看到的东西表现出来。他没有别的愿望，只想深入到乡村中去，描绘田园生活。就象善良的米莱老爹一样，他希望和农民生活在一起，了解他们，描绘他们。他确信，一些人虽然来到了城市并定居在那里，但是乡村给他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他们对乡间的田野和农民怀着终生不渝的眷恋之情。

他一向很明白，有朝一日他将回到布拉邦特并永远留下来。不过，要是他的双亲不愿意，他可就不能留在纽恩南了。

“一扇门要么打开，要么关上，”他对父亲说，“咱们设法做到相互谅解吧！”

“是啊，温森特，我也非常想这样。我知道你的画毕竟就要有所成就了，这使我感到高兴。”

“好啊，那就坦率地告诉我，您是否认为咱们能够相安无事地生活在一起，您愿意我留下来吗？”

“愿意呀。”

“多久呢？”

“随你的意，多久都成。这是你的家，你可以与我们住在一起。”

“但是如果咱们意见不合呢？”

“那也不能因为这个就翻脸。咱们应当平心静气地生活，各自都忍耐一点。”

“可是我总得有个画室，怎么办呢？您是不会愿意让我在家里工作的。”

“我已经考虑到了。为什么不用花园里那间马夫的小屋呢？那地方可以完全归你用，没人去打扰你。”

那小屋就在厨房外面，二者虽然相连但是互不相通这是一间隔出来的小房间，只有一个小窗户，而且开得很高，面向花园。屋里是泥土地面，冬季总是很潮湿。

“咱们可以在这里生上火驱散潮气，温森特。然后再铺上木板，这样你就能住得非常舒适了。你看呢？”

温森特环顾四周，这是间简陋不堪的屋子，很象荒地上农民的小茅屋。他可以把它布置成一间真正的乡间画室。

“要是嫌窗子太小，”提奥多鲁斯说，“我手头还有一小笔余款，咱们可以把它改大些。”

“不，不，这样挺好。在这里，模特儿身上的光线给我的感觉就如同我在他的茅屋里画他一样。”

他们提来一个带眼儿的桶，烧起旺火。在烘干了墙壁和屋顶的潮气并把泥土地烤硬之后，他们就铺上了木板。温森特把他那张狭小的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他的画架搬了进来。他在墙上钉上他的写生，用画笔在靠厨房的那面刷白的墙上写了一个笔迹粗大的 GoGH 字，就此安顿下来准备做个荷兰的米莱了。

（二）织工

纽恩南一带最有意思的就是那些织工。他们住在小小的茅草顶的泥舍里，里面通常有两间房。一间是全家住的卧室，仅有一扇只能照进一束光线的小窗。墙上有些离地三英尺高的方形的四进处是放床的地方。房间里往往还放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一只泥炭炉和一个放盘盘罐罐的做工粗陋的柜橱。地面是凸凹不平的泥土地，墙也是泥抹的。另一间的大小约是卧室的三分之一，而且由于倾斜的屋顶致使其高度只有卧室的一半，那里是放织机的地方。

一个织工实打实地工作一个星期可以织六十码布。他织布时还得要他的女人在一旁为他缠纱团，就靠织的这块布，这个织工一周可以净赚四个法郎。织工把布送到工厂主那里时，经常被告知过一两个星期后才能再领到活计回家。温森特发觉他们与博里纳日的矿工有着不同的气质。他们寡言少语，安分守己，听不到他们有一句类似反抗的话。他们那股子劲头看起来就象出租马车的马或被轮船载到英国去的羊似的。

温森特很快就和他们结成了朋友。他感到织工们心地单纯，他们只求有足够的活计，好挣到他们赖以维生的土豆、咖啡和偶尔的一小片咸肉。他们干活时对他在一旁画画毫不介意。他每次去也从不忘为那家的孩子带上一块糖果或者为年老的祖父带上一袋烟草。

他看到一台褐绿色橡木的织机，上面刻着 1730 年这个年代。靠近织机，在面对着一片菜地的小窗前放着一个婴儿椅。坐在椅中的婴儿就整天盯着那往返如飞的梭子发愣。这是个小得可怜的泥土地面的房间，然而在温森特眼里它却具有某种恬静安详的美，他想在画布上把这种意境表现出来。

他早上起得很早，然后就去田野上或者农民和织工的茅屋中呆上整整一天。同地里的农民或织机旁的织工相处，他觉得自在舒畅。他总算没有白白地和矿工、泥炭挖掘工以及在炉旁沉思的农民在一起度过了那么多个夜晚，一天到晚持续不断地观察农民的生活已使他为之深受吸引以至达到了忘乎一切的地步。他在寻觅着“正在逝去的事物中那些永不消逝的东西”。

他又重新迷恋上了画人物，与此同时还增添了另一种爱好——色彩。他把半成熟的麦田画成一种暗金色调子，那颜色犹如赤铜色和黄铜色，在与分割的钴蓝色调子的天空对比之下造成了极为强烈的效果。背景上是笔法粗而有力的妇女形象，她们的面部和手臂是那种阳光晒成的古铜色，身上穿着满是灰尘的深蓝色粗布衣衫，短短的头发的戴着象贝雷帽似的黑色无边女帽。

当他背着画架，腋下夹着未干的油画兴致勃勃、大摇大摆地从大路上走过来时，家家户户的百叶窗都会从底下打开一条小缝，而他便象受夹道鞭刑似地从两旁投来的那种女人家爱打探而又不怀好意的目光下穿过。在家里，他发觉那句“一扇门要么打开，要么关上”的老话，用在家庭关系上原来并不完全正确。牧师住宅通往家庭幸福的门一向是神秘莫测，似开非开的。他妹妹伊丽莎自不喜欢他，她担心他的怪癖会把她在纽恩南结成良缘的机会毁掉。威莱米恩虽然喜欢他，但觉得他没意思。在后来和弟弟科尔成为朋友之前他们哥俩的关系也不好。

温森特不和全家一起在桌前吃饭，而是跑到一个角落里，把盘子放在膝

原文是法语。

上，并把当天画的写生立在他面前的一把椅子上。用敏锐的眼光审视着自己的作品，由于作品有缺陷和明暗处理不好就把它撕成碎片。他从来不跟家里人说话，他们也很少理他。因为不愿沾染上纵情享受的习惯，他只是干啃面包。偶尔要是桌边的谈话中提到某个他所喜爱的作家名字，他也会扭过头来和家里人说上几句话。不过，总的来说他认为他们交谈越少，互相就处得越好。

（三）玛高特

他在田野上面了一个月左右的光景就开始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他觉得有人在监视他。他知道纽恩南人总是盯着他，也知道地里的农民也常常扶着锄头好奇地瞧他。然而那不一样。他觉得自己不仅被人注视，而且被人跟踪着。开头几天，他曾不耐烦地想甩掉这盯梢，但是却总摆脱不掉这种被一双眼睛死死地盯在背上的感觉。有许多回他用眼睛在周围的田野上搜寻，然而毫无收获。有一次，他突然转身时似乎看见有个身着白裙的女子消失在一棵树后面；另一次，当他从一个织工家里出来时，有个人影顺大路匆匆跑掉了；第三次是他在树林里作画中间离开画架到池塘边喝水时，他喝完水归来却发现未干的油面上留下了一些手指印。

他几乎用了两个星期的功夫才抓住这女子，当时他正在荒地上画掘地的人，离他不远有一辆遗弃在那里的破旧的车子。他作画的时候，那女子始终站在那辆车后面。而在他突然收起画布和画架作出要回家的样子时，那女子便先跑了。他跟在她后头，没有引起她的疑心，因而看见她拐进了牧师住宅旁边的一幢房子。

“左边那个门里住的是什么人，妈妈？”当天晚上全家坐下来吃晚饭时他问。

“姓比奇曼的一家子。”

“他们家都有什么人？”

“咱们不太清楚。那家有五个女儿，还有她们的母亲。她们的父亲显然已经去世了。”

“她们什么样子呢？”

“这可不好说。她们躲躲藏藏，很少露面。”

“她们是天主教徒吗？”

“不，是耶稣教徒。她们的父亲是个牧师。”

“那些姑娘中还有没结婚的吗？”

“有哇，她们全都没结婚！你问这个干什么呢？”

“我不过随便问问。谁养活她们呢？”

“没人。她们看样子挺有钱的。”

“我猜那些姑娘的名字您都不知道吧？”

他的母亲惊异地瞅了他一眼，说：“不知道。”

翌日，他回到田野上原来那个地方。他要捕捉那些在成熟的麦田里或者靠在枝叶凋残的山毛榉树篱前的农夫身上的蓝色色调。那些人穿着自家织的、由黑色的经线和蓝色的纬线组成一种蓝黑条纹图样的粗亚麻布衣衫。而当风吹日晒使其颜色减褪并有几分变色时，那布便成了一种极为朴素柔和的色调，这恰好衬托出人的肤色。

大约上午刚过去一半时，他觉出那女子又来到他身后。他用眼角瞥见她的衣衫在那被遗弃的车子后面的矮树丛里一闪。

“我今天得把她逮住。”他自言自语地咕哝着，“哪怕这幅习作只画到半截就停下来呢！”

他逐渐养成了把一样东西迅速捕捉下来的习惯，那就是用一种突然迸发的情把眼前的景象给予他的印象画下来。前辈荷兰绘画使他感受至深的是它们都是迅速绘成的，而且伟大的大师们一次匆匆画成后就不再去碰它了。

他们之所以极其迅速地画就是要使他们的第一个印象和表现基调的情绪保持纯正和完整。

他在创作热情最高涨时，竟把要抓住那个女子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一个钟头之后，他偶然膘了旁边一眼，才发现她已经走出了小树林站到了车子旁边。他想跳起来把她抓性。问问她一直跟踪他是什么缘故，可是又舍不得放下手中的工作。过了一会儿，他又转过身，这回他惊奇地看到她已站到车子前面并且正目不转睛地望着他。这是她第一次公开露面。

他继续极度兴奋地画着。他越是努力挥笔作画，那女子似乎就越走近他。他在画布上倾注越多的热情，那双望穿他后背的眼睛就越热烈。为了得到光照，他把画架转动了一下，这时，他看见那女子站在田野里，已经到了他和车子之间距离的中点。她看起来象个被催眠的女人在梦游一样。她一步一步走近，一步一停，一边想往回缩，一边却继续在往前走，仿佛有一种她无法左右的力量推着向她走来。他感觉到她已经站到了他背后，于是猛一转身，直盯着她的眼睛。她吃了一惊，脸上带着一副狂热的表情，仿佛有一般不由她的意志为转移的情感控制着她。她望着的不是温森特，而是他在画的油画。他等着她开口，她却沉默不语。他只好继续埋头工作，在一阵热情的冲动中他画完了最后一笔。那女子没有移动脚步，他可以感觉出她的衣衫拂着他的外衣。

已是傍晚时分。那女子在田野里仁立多时了，温森特精疲力尽，他的神经由于创作的激情而兴奋到了极点。他站起身来转向那女子。

她的嘴唇焦干了。她用舌尖湿润着上唇，然后又用上唇湿润着下唇。这一点点润泽马上消散了，于是她的嘴唇又变得焦干。她用手捂着喉咙，仿佛喘不过气来似的。她想说话，但说不出来。

“我是温森特·梵高，你的邻居，”他说。“不过我猜你是知道的。”

“是的，”那声音很低，微弱得几乎听不见。

“你是比奇曼姐妹中的哪一位呢？”

她摇晃了一下，抓住他的衣袖才站稳脚跟。她又试着用干涸的舌尖润着嘴唇，费了好大劲才终于说出声来。

“玛高特。”

“你为什么总跟着我呢，玛高特·比奇曼？我觉察出来已有几个星期了。”

她不由得发出了一声微弱的叹息，用手使劲抓住他的胳膊好撑持住身子，但还是晕倒在地上了。

温森特跪下来，用手臂托起她的头，把她额前的头发捋到后面。夕阳映红了田野，农民们拖着沉重的步子疲乏地朝家里走去。只有温森特和玛高特孤零零地留在那里。他仔细端详着她。她并不美丽，肯定有三十多岁了。她的嘴角左边倒还正常，右边却有一条细细的纹路伸延下去，几乎到了下巴上。眼睛下面发青的眼圈上有细小的肉斑。皮肤看样子刚开始出现皱纹。

温森特随身的水罐里还有点水。他用一块用来揩颜色的破布蘸水润湿玛高特的脸。她的眼睛突然睁开了，他看出那是一双漂亮的眼睛，深褐色，善良温柔，几乎带有一种神秘的意味。他用指尖蘸了一点水涂到玛高特的脸上。她靠在他的臂弯中颤抖着。

“你觉得好些么，玛高特？”他问。

她躺在那里，凝神望着他那蓝绿色的眸子。哦，那是一双多么富于同情，

多么聪敏，多么善解人意的眼睛呵！于是，随着突然一声发自心灵深处的难以抑制的呜咽，她蓦地用手臂攀住他的脖颈，把嘴唇贴在了他的胡子上

（四）“要紧的是爱，而不是被爱”

第二天，他们在村外一个约好的地点见面了。玛高特穿了一件迷人的白色高领亚麻连衫长裙，手上拿了一顶夏季凉帽。虽然和他在一起她仍然有些拘束，不过比起头一天她要从容多了。看见她来了，温森特放下了他的调色板。她丝毫不具备凯的那种美丽优雅，但比起克里斯汀来，她可就算非常吸引人了。

他从凳子上站起来，不知如何是好。平常他对那些盛装打扮的女人是持有偏见的，因为他接触更多的是那些身着短外衣和裙子的女人。那些属于所谓可敬阶级的荷兰妇女，让人看起来或画起来并不特别惹人喜欢。他还是更喜欢那些普通的女仆，因为她们常常颇象夏尔丹笔下的人物。

玛高特过来吻了他，那样坦然的一吻，仿佛他们已是多年的恋人了，随后又把她颤栗着的身子贴近他呆了一会儿。温森特把外衣铺在地上请她坐下。他坐在凳子上，玛高特靠在他膝旁仰头望着他，那神情是他以前从未在女人的眼睛里见到过的。

“温森特，”她说，单是呼唤一下他的名字就使她感到由衷的喜悦。

“嗯，玛高特，”他不知所措了。

“你昨天夜里是不是把我想得挺坏？”

“坏？不！为什么要那样想你呢？”

“你也许觉得难以置信，可是，温森特，我昨天吻你，那是我第一次亲吻一个男人呐。”

“怎么？你从没有恋爱过吗？”

“没有！”

“真遗憾！”

“是吗？”她沉默了片刻。“你曾经爱过别的女人，是不是？”

“是的。”

“许多吗？”

“不，只有……三个。”

“她们爱你吗？”

“不，玛高特，她们不爱我。”

“但是她们起初一定爱过你。”

“在爱情上我从来都不走运。”

玛高特靠近他，把一只手臂放在他膝上，用另外一只手的手指顽皮地抚摸着他的脸，触到那鼻梁高耸的大鼻子，那张开的大嘴，那结实的圆下巴。一阵异样的战栗传遍她的全身，她把手指移开了。

“你多么强健啊！”她喃喃地说，“你所有的一切，你的臂膀、你的下巴和你的胡须。我以前从没见过象你这样强健的男人。”

他拙笨地把她的脸捧在手心里。在爱的激情的阵阵冲击下那张脸变得极富魅力。

“你有点喜欢我吗？”她不安地问。

“喜欢。”

“那么，吻我吧！”

他吻了她。

“求你不要往坏处想我，温森特。我克制不住。你知道，我爱上……你

了……而且我无法回避。”

“你爱上我了？你真的爱上我了？然而为什么呢？”

她直起身子在他嘴角上吻了一下。“这就是为什么，”她说。

他们一声不响地坐着。不远的地方就是农民的墓地。多少年来农民们生前在这块土地上耕作，死后也在这里安息，温森特试图在他的画布上揭示死亡是一件多么自然的事情，自然得就象一片秋叶的飘落，那不过是掘开一小块土地，安上一个木头十字架而已。墓地的草茵伸展到矮墙之外，周围的原野在天际形成了一道线，宛如海平线一样。

“你了解我的情况吗？温森特？”她柔声问道。

“一点儿也不知道。”

“他们曾……有人曾经告诉过你……我的年纪吗？”

“没有。”

“嗯，我已经三十九岁，再过几个月就四十岁了。五年来，我心里一直在想，假如四十岁以前还没有爱上什么人，我就自杀。”

“但是，要爱是很容易的嘛，玛高特。”

“哦，你这么想吗？”

“是的，只有被爱者的回报才是困难的。”

“不，在纽恩南，要爱是非常难的。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渴望着爱上什么人，然而却一直未能如愿。”

“从来没有过？”

她眼睛瞟着别处。“有一次……那时我还是个小姑娘……我喜欢过一个男孩子。”

“是吗？”

“他是个天主教徒。她们把他赶跑了。”

“她们？”

“我的母亲和姐妹们。”

她直起身，双膝跪在田野里厚厚的沃土中，把漂亮的白色衣裙都弄脏了。她把双肘放在他的大腿上，用手托着腮帮。他的膝盖轻轻碰着她的胁部。

“对女人来讲，没有爱情的生活是空虚的，温森特。”

“我知道。”

“每天早晨我醒来时总对自己说，‘今天，我准会找到我要爱的人！别的女人都做到了，我为什么做不到呢？’然而，到了晚上我仍是形单影只，孤苦伶仃。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希望却始终没有实现，温森特。我在家里什么也不用干——我们雇着佣人——，我只是无时无刻不在渴望爱情的来临。每个夜晚我总是对自己说：‘这么活着，不如今天就死。’我之所以撑持着活下来，就是因为相信总有一天会有一个值得我爱的男人出现在我面前。我的生日一个接一个地过去了，三十六、三十八、三十九。我不能眼看到了四十岁还没有恋爱过。后来，你出现了，温森特。现在我也终于爱上啦！”

这是一声狂喜的呼喊，仿佛她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她挺起身，嘟起嘴巴，等待着他的亲吻。他把她柔软的发丝拢到耳后。她伸出手臂绕着他的脖子，小心翼翼地一口一口频频吻着他。他坐在小凳上，身旁是调色板，前面就是

原文是法语。

那片农民的墓地。他把这跪着的女子搂过来，被她汹涌澎湃的热情吞没了。温森特平生第一次体会到女人迸发的爱情那种令人感到诱惑和慰藉的芳馨。他颤抖了，因为他明白自己踏在圣地上了。

玛高特靠在他两腿中间席地而坐，把头枕在他的膝上。她的双颊泛起红晕，两眼闪闪发光，她深深地、费力地喘息着。爱情的冲动使她看起来还不到三十岁。温森特却并不能感觉到什么，他只是用他的手指抚摩着她脸上柔软的皮肤，直到她抓住他这只手，吻着，贴在她灼热的脸颊上。过了一会儿，她开口了。

“我清楚你是不爱我的，”她轻轻地说。“那样要求你太过分了。我只想祈求上帝让我爱。我甚至做梦也不曾想过会有被人爱上的可能。要紧的是爱，而不是被爱，是不是，温森特？”

温森特想起了乌苏拉和凯。“是的，”他答道。

她把后脑靠在他膝上，仰面凝神望着那湛蓝的天空。“你愿意让我和你一块儿来吗？要是你不愿意谈话，我就静静地坐在旁边，一句话也不说。只要让我在你的附近，我保证不打扰你，不妨碍你的工作。”

“你当然可以来。不过告诉我，玛高特，要是你在纽恩南找不到男人的话，你为什么不开呢？至少可以出去游览嘛！你是没有这笔钱吗？”

“有的，我有好多钱。我的祖父留给我一笔可观的收入。”

“那你为什么不去阿姆斯特丹或是海牙呢？在那里，你会遇到一些使你感兴趣的男人呀。”

“她们不愿意让我去。”

“你的姐妹中没有一个出嫁的，是吗？”

“是的，亲爱的，我们五个人个是单身。”

一阵痛楚突然传遍他的周身。女人呼唤他“亲爱的”这对他来说还是头一回。虽然他以前深知那得不到回报的单恋是何等可悲，但是，被一个好女人以全部身心爱着的那种淋漓尽致的欢乐却是他事先一点儿没有想到的。他本来把玛高特对他的爱视为一件他自己并未参与的荒谬事情。但玛高特对他的那个充满爱意和柔情的简单称呼，竟使他彻底改变了态度。他把玛高特搂到怀里，让她微颤的身子贴着自己的身子。

“温森特，温森特，”她喃喃低语，“我那么爱你。”

“听到你说你那么爱我，那声音听起来好奇怪啊！”

“我现在觉得经历了所有那些没有爱情的岁月并不是不幸的。你是值得等待的，我的最心爱的。在我爱情的幻梦中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爱一个人能象爱你那样。”

“我也爱你，玛高特，”他说。

她把身子稍稍离开他一点。“你不必这么说，温森特。也许过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喜欢我一些。但是，现在我的全部心愿是求你让我爱你。”

她挣脱他的拥抱，把他的外衣铺到旁边地上，然后坐下来。“工作去吧，亲爱的，”她说。“我不应当妨碍你，而且我爱看你作画。”

（五）任你走到哪里

玛高特几乎每天都陪他外出画画。他们时常要步行十公里才能到达荒地上那个他选定作画的地点，等走到时他们俩往往由于一路酷热劳顿而累得筋疲力尽。但是玛高特从来没有怨言，这女人身上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她那本来灰褐色的头发闪动着金色的光泽；她那焦干的薄嘴唇如今显得丰满红润；她那就要起皱的干涩的皮肤如今变得光滑、柔软而温暖；她的眼睛似乎比原来大些；她的胸部隆起；她的声音里新添了一种活泼轻快的旋律：她的步履变得矫健而富有生气，爱情打开了潜伏于她身上的某个不可思议的源泉，使她可以不断地沐浴在这使人恢复青春的爱情的泉水之中。她带来丰盛的午餐以博得他的欢心：写信到巴黎定购某些他曾经赞赏地提及的画片。然而她从不干扰他的工作。他作画时，她一声不响地坐在一旁，同样沉浸在他倾注于画稿上的那种奔放充溢的激情之中。

玛高特对绘画懵然无知，但她聪慧而敏感，又有一种本领会在适当的时候说适当的话。温森特发现她简直有点儿无师自通。她给他的印象就象一把被笨拙的修理匠搞糟了的克雷莫纳小提琴。

“要是我在十年前就遇到她，该多好啊！”他对自己说。

一天，当他正预备着手画一幅新油画时，她问他：“你怎么能有把握把你选中的风景准确无误地画在画布上呢？”

温森特思索片刻后说：“要行动就不能惧怕失败。只要是瞧见有一幅空白的画布在痴痴呆呆地望着我，我就赶快在上面画些什么。”

“你的确画得很快。我还从没见过有什么东西象你那些油画那样迅速地增加起来的。”

“咳，不得不这样。我发现只有这样才能挫败那幅瞪着我表示‘你什么能耐也没有’的空白画布。”

“你的意思是说，这是一种挑战吗？”

“确实如此。空白的画布象白痴似地瞪着我，然而我知道它害怕热情的画家，因为他敢于去画，他彻底打破了‘你不能画’的咒语。在人看来，生活本身有时也是一幅上面什么都没有的、茫然无际、使人沮丧失望的空白面，玛高特，就和这幅空白的画布一样。”

“是啊，可不是嘛。”

“但是有信心、有魄力的人是不害怕这片空白的，他跨步进去，他采取行动，他一笔一笔画下去，他充分发挥创造精神，到最后，那幅画布就不再是空白的了，而出现在上面的，则是丰富的生活画面。”

玛高特的爱使温森特感到愉快。她不用挑剔的目光看他。他的所做所为在她看来都是正确的。她没有斥责他举止缺乏教养，也不批评他嗓门粗哑，更不议论他脸上触目的皱纹。她从不责备他挣不来钱，也从不怂恿他去干与绘画不相干的事。他们在静谧的暮色中回家，他的手臂搂在她的腰际，他的声音由于同情而变得柔和，他向她讲述他所做的一切，告诉她为什么他宁愿画居丧的农民而不愿去画市长；为什么一个穿着布满灰尘、打着补丁的蓝裙和紧身胸衣的农家姑娘要比太太小姐们更美。她毫不怀疑地接受了他所说的一切，他就是他，她爱他的一切。

第十六、十七、十八世纪意大利北部的克雷莫纳城所制的小提琴。

温森特对他的新处境并不完全放心。他天天都准备着这种关系的破裂，准备着玛高特变得冷酷无情从而对他的失败大加褒贬。随着盛夏季节的来临，她的爱情有增无减，她所给予他的是那种只有成熟的妇人才能具有的深刻的同情和崇拜。她没有象他预期的那样主动背离他，于是他就故意渲染丑化自己的一事无成以激她采取谴责的态度。然而她却并不认为那是什么失败，反倒视之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他向她讲了他在阿姆斯特丹和博里纳日的惨败。“那肯定是失败，”他说。“在那里，我做的每件事都错了，现在能说不是吗？”

她仰起脸，宽容地笑了。“国王才不犯错误哪！”

他吻了她一下。

又有一天，她对他说：“我母亲告诉我你是个坏人。她听说你在海牙时曾经同放荡的女人同居。我对她们说那是恶意中伤。”

温森特讲述了克里斯汀的故事。玛高特眼中带着闷闷不乐的神情听着，后来，还是爱情驱散了一切不快。

“你知道，温森特，你有的地方象基督似的。我相信我的父亲也会象你那样想。”

“这就是你在听到我说我曾同一个妓女同居两年之后所要说的一切吗？”

“她不是妓女，她是你的妻子。你没能挽救她并不是你的过错，这就和你挽救不了博里纳日人一样。一个人是没办法对抗整个社会的。”

“确实是这样，克里斯汀是我的妻子。我以前曾对提奥弟弟说：‘要是我不能得到一个好妻子，我就找个差的。有个差的总比没有强啊！’”

一阵有点儿紧张的沉默，因为他们之间还从没有谈到过婚姻的问题。“在克里斯汀的事情上，只有一点让我觉得遗憾，”玛高特说。“要是你把那两年的爱给了我多好啊！”

他放弃了动摇她对自己的爱的尝试，并接受了她的爱。“我年轻时，玛高特，”他说，“认为事情就依赖于机会，依赖于一些小小的意外事件或者无缘无故的误会。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看得更深一层了。多数人的境况是由于命运的安排，他们必须经过一条漫长的道路去寻求光明。”

“象我寻求到你一样！”

他们来到一座织工小屋低矮的门前。温森特热烈地紧握住她的手。她告饶似地嫣然一笑，这使他感到奇怪，为什么命运之神认为这许多年来不让他得到爱才是合乎情理的呢？他们走进那茅屋。夏去秋来，天黑得早了。织机上悬挂着一盏吊灯，上面在织的是一块红布。织工和他的妻子正弯着腰在理线。背着光的黑色身影在那块红布的衬托下显得更加突出，灯光把他们巨大的影子投射在织机的机身和卷轴上。玛高特和温森特会心地相视而笑，因为他已经教她学会了在丑陋的地方捕捉到内在的美。

十一月，落叶季节到了，树叶没有几天就落得干干净净。全纽恩南都在议论温森特和玛高特。镇上的人喜欢玛高特，但对温森特却既不信任又有些怕。玛高特的母亲和四个姐妹千方百计要中止这场恋爱，但玛高特一口咬定这只是出于友情，一起到田野上走走有什么不好呢？比奇曼家的人知道温森特到处漂流，就满怀信心地期望他有一天会离去，所以也倒不特别忧虑。镇

上的人却沉不住气了，风言风语不断，说什么这个古怪的姓梵高的男人干不出好事来，比奇曼家要是不把她们家的闺女从他手里夺回去，准得后悔。

温森特永远也弄不清镇上的人为什么那么不喜欢他。他没有冒犯任何人，也没有伤害过谁。他没认识到，在这个几百年来生活（从语言到习惯）一成不变的小村庄里，他在人们的眼里显得是怎样奇特。等到他发觉人们已把他当成二流子看待时，他也就不指望再花费力气让他们喜欢自己了。

狄恩·范登贝克是个小店主。这天，他同从旁路过的温森特打招呼，代表村里人向他挑战了。

“现在秋天来了，好天气过去了，嗯？”他问。

“是的。”

“人家都估摸你不久就要干活去了，是吗？”

温森特把他背上的画架移到背着更舒服的位置。“对，我这不正是要到荒地上去。”

“不，我指的是工作，”狄恩说。“是那种成年人干的真正的工作。”

“画画儿就是我的工作，”温森特镇静地说。

“在男子汉看来工作就得是有报酬的，是一种职业。”

“正如你现在看到的，我到田野上去就是我的职业，范登贝克先生，那就象卖东西是你的职业一样。”

“是啊，可我出售东西呀！你出售你画的东西吗？”

村子里每个同他搭腔的人都问过他这个问题。他对此已经厌烦透了。

“我有时候卖。我弟弟是个画商，”他买我的画。”

“你应当工作，先生。象这样闲着下去对你没有好处。人总要有老的那天，到了那时能得个什么好结果！？”

“闲着！我工作的时间是你开店营业时间的两倍。”

“你把这也叫工作？坐在那里涂涂抹抹的，那不过是小孩子的把戏，经营货栈、开垦土地，那才是真正男子汉的工作。你老大不小了，再不能浪费光阴了。”

温森特知道狄恩·范登贝克说出的是村里人的意见，也知道在乡下人的心目中，“艺术家”和“工人”这两个词儿是不能混同起来的，温森特不可计较人们怎么想了，而且在街上同他们相遇时，连看也不看他们一眼。但正当他们对他的不信任达到顶点的时候，一起意外事件发生了，这使他的境遇有所好转。

安娜·科尼莉亚在赫尔蒙德下火车时摔断了腿，当即便被人送回家来。虽然医生并没有对家属这么说，但他为她的生命担忧。温森特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工作抛在了一边。他在博里纳日的经历把他锻炼成了出色的护士。医生观察了他半个小时，然后说：“你比女人还强，你的母亲会受到最好的照顾的。”

纽恩南人带着美味的食品、书籍和亲切的问候前往牧师住宅，就象他们在说别人闲话时可以表现得残忍无情一样，在别人危难时刻他们也可以表现得很善良。看到温森特服侍母亲洗澡、吃饭，精心看护她上了石膏的腿，为她撤换床单而又不让她的身体受到牵动，人们大为惊讶。两周后，村里对他的看法彻底改变了。每逢人们登门探望，他都用他们的土话与他们交谈，共同商讨如何才能有效地防止出现褥疮，病人宜吃什么食物，室内应当保持多高的温度。这样的谈话使他们对他的了解，于是做出判断：他毕竟也是个

人，后来，他的母亲觉得身体见好，他又可以每天抽一会儿工夫出外作画了，人们在路上碰到他总是面带笑容地同他打招呼，叫着他的名字。他从镇上走过时，再也看不到百叶窗一个接一个地从底下打开一条小缝了。

玛高特一直伴随着他。她是唯一一个对他的善良温柔不感到惊奇的人。一天，他们在病人的房间中低声交谈时，温森特碰巧讲起“对人体的透彻了解是解决许多问题的关键，但是为了掌握人体的知识无疑是要花钱的，有一部约翰·马歇尔著的非常精美的《艺用解剖学》，不过那书贵得很。”

“你有存款买吗？”

“没有，在我的画卖出去之前我是买不起的。”

“温森特，要是你允许我借给你一些钱，那会让我多么快活呀！你知道，我有一笔定期的收入，而且我从来就花不完。”

“你的用心是好的，玛高特，但是我不能让你这样做。”

她没有坚持她的意见，可过了两星期却递给他一包海牙寄来的东西。“这是什么？”他问。

“你打开看看就知道啦！”

捆包的绳子上系着一张纸条。包内是马歇尔著的那部书，纸条上写着：祝你过个最快乐的生日！

“但是今天不是我的生日呀！”他叫起来。

“不，”玛高特笑起来，“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四十岁生日，温森特。你给了我生命。一定请你收下我这件礼物。亲爱的，我今天太幸福了，我愿意你和我一样感到幸福。”

他们是在花园中他的回室里面，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家里只有维莱米恩在陪着母亲。时间已近黄昏，落日给那面刷白了的墙抹上一层淡淡的光。温森特用手指深情地抚摸着那部书，这是除提奥以外头一次有人那么乐于给他以帮助啊！他把书扔到床上，把玛高特抱在怀里。他的爱抚使她的眼睛泛起泪花，几个月来，他们很少在田野上做出爱情的表示，因为他们害怕被别人撞见。玛高特总是那么醉心地迷恋着他的爱抚，那么慷慨地任他摆布。离开克里斯汀至今已有五个月了，他有点儿紧张，怕自己是太过于相信自己了。他不愿做出任何伤害玛高特或她对自己的爱情的事。

他一面低头凝视着那双含情脉脉的褐色眸子，一面吻她。她向他微笑，接着闭起眼睛，微微张开嘴接受了他的亲吻。他们彼此紧紧抱着，全身贴在一起。床就在一步远的地方，他们一起坐下来。在这紧紧的拥抱中，他们俩人都忘却了那些使他们的生活变得如此孤寂凄凉的没有爱情的岁月。

太阳落下去了，墙上的那一抹阳光也随之消失。小屋沐浴在一片柔和的暮色中。玛高特一面用手抚摸着温森特的脸一面呢呢喃喃、情意缠绵他说些不知所云的话。温森特觉得自己似乎就要坠入一个可怕的深渊，唯有赶紧悬崖勒马才是回头之路。于是他挣脱她的拥抱，站起身来。他走向画架，把刚才正画着的一张纸揉了。周围一片寂静，只有刺槐枝头的喜鹊吱吱喳喳叫个不停，还有耕罢归来的牛身上挂的铃铛丁丁作响。过了一会儿，玛高特开了腔，她声音很轻，但意思很明白。

“你可以，如果你想要，亲爱的，”她说。

“为什么？”他问，并没有转过身来。

“因为我爱你。”

“那样做是不对的。”

“我以前就跟你说过，国王才不犯错误哪！”

他一条腿跪下来。她的头靠在枕头上。他又注意到她右嘴角的那道一直延伸到下巴上的皱纹，他亲吻了那皱纹。他吻了她那过于狭小的鼻梁和张大的鼻孔，他的嘴唇吻遍了她那张年轻了十岁的脸。薄暮中，她面朝着他躺着，用手臂搂着他的脖子，她看起来又象她二十岁时的模样了，那时她一定是一个很美丽的姑娘。

“我也爱你，玛高特，”他说，“我以前不知道这一点，可现在我知道了。”

“你这么说真让我高兴，亲爱的，”她的声音轻柔、朦胧。“我知道你有些喜欢我了。我真心爱你，这已使我很满足了。”

他爱她不象爱乌苏拉和凯那样。他爱她甚至不象爱克里斯汀。但是，对这个那么温顺地躺在他怀抱中的女人，他却怀有一种非常深切的同情。他知道在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中几乎都存在着爱。回忆起由于乌苏拉和凯拒绝了他的爱而使他经受的那种痛苦，想到对世界上唯一的一个痴情爱着他的女人他所能给予的感情是那样少，他内心不禁隐隐作痛。他崇敬玛高特对自己毫无保留的爱，然而无法解释的是他发觉这竟有点儿让他不舒服。跪在这幽暗小屋的地板上，让这个象过去他爱乌苏拉和凯那样爱着自己的女人的头枕在自己的臂膀上，他终于明白了那两个女人从自己身边逃开的原因。

“玛高特，”他说，“我的生活是贫寒的，但是如果你愿意与我共患难，我是非常高兴的。”

“我要分担你的忧患，亲爱的。”

“我们可以留在纽恩南这个地方。或你是否更愿意在咱们结婚以后就离开这里呢？”

她充满爱意地把头在他手臂上轻轻摩擦着。“路得 是怎么说的？‘任你走到哪里，我都跟随着你。’”